

蒲宁创作研究

叶红 著

A Study On Ivan Bunin's Works



文学论丛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海富通基金”资助出版



蒲宁创作研究

叶红 著

A Study On Ivan Bunin's Works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蒲宁创作研究/叶红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7

(文学论丛)

ISBN 978-7-301-24206-3

I. ①蒲… II. ①叶… III. ①蒲宁(1870~1953)—文学创作研究 IV. ①I5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90313 号

书 名: 蒲宁创作研究

著作责任者: 叶红 著

责任编辑: 李 昕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206-3/I·276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邮箱: pup_russian@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2.5 印张 330 千字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俄罗斯文学中如果没有蒲宁，它将黯然失色，
它将失去彩虹般耀眼的光辉，失去一个孤独漂泊
的灵魂的光辉。

——马克西姆·高尔基

前言

在俄罗斯文学星光灿烂的天空中,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的名字始终闪耀着别样的光芒。尽管他因选择了孤寂地远离星群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未得到人们应有的关注,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以对生活深刻的思考、对现实真实的反映和对俄罗斯语言精妙的运用而使他的光焰异常闪亮。

“伊凡·蒲宁在俄国文学史上已为自己确立了重要的地位,而且长期以来,他无疑是一位举世公认的大作家。他继承了19世纪文学辉煌时期的光荣传统,开辟了一条持续发展的道路。蒲宁力求语言的丰富、完美,而独到的精确观察是其描述现实的基础。他以最严谨的艺术创作态度抵御了单纯追求华丽辞藻的诱惑;尽管他生来就是个抒情诗人,但从不粉饰目睹的一切,而是真实地予以反映。他的语言朴实而富有韵味,正如他的同胞所说,此种韵味使其语言犹如醇酒,即便在译文里也会透出醉人的芳香。这种能力来自他的卓越的、出神入化的才华,并使他的文学作品具有了世界名著的特点。”^①

这是1933年瑞典科学院在授予蒲宁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授奖词。蒲宁能够成为俄罗斯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足见世界对其作品价值的肯定。而当人们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与心灵的磨难,终于摆脱了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主体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审美定势之后,“人们又一次如饥似渴地扑向了他的作品”^②(尤里·纳吉宾语)。从五十年代后期苏联国内逐渐对蒲宁解禁到八十年代完全解禁的三十年间,蒲宁的作品常常一经出版即被抢购一空。1999年在莫斯科大学举办的“俄罗斯文学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俄罗斯学术界提出了21世纪最具研究价值的五位作家名单^③,而蒲宁名列榜首,这足见时间对其价值的充分肯定。

走近蒲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契诃夫早在20世纪初就断言,就某些方面来说,蒲宁是唯一的作家,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试图揭示蒲宁的秘密就意味着向成熟迈进了一步。^④蒲宁自己也认为,任何人都写不出真实的

① 冯玉律,《跨越与回归——论伊凡·蒲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扉页。

② Бунин И. А.: [Сб.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2 кн. -М.: Наука, 1973.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84). кн. 2. С. 366.

③ 他们是伊·蒲宁、符·纳博科夫、阿·索尔仁尼琴、亚·勃洛克和米·布尔加科夫。

④ Колобаева Л. А., Проза И. А. Бунин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8. С. 3.

蒲宁,连他自己也多次尝试,最终都放弃了。他曾说:“永远都没人能写,梅列日科夫斯基说得对,‘每本写拿破仑的新著都像落在他坟墓上的一块石头,妨碍我们理解并看清拿破仑。’我的情形当然也会这样。最好谁也不写,任何时候都不要写。”蒲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世界观中交织的重重矛盾,正如斯里维茨卡雅所说:“蒲宁的创作已成为一种现象,它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走近,它都会给你留下矛盾的印象。”^①的确,在生活经历上,蒲宁出生在一个显赫的贵族之家,但一生中的许多时间却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他自我放逐地选择了离开俄罗斯祖国,却备受背井离乡的思念之苦,为此写下了大量椎心泣血的动人文字;在创作主题上,他的笔下展现的永远是人类生存中的对立极点——男与女、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过去与现在。他从不走中间道路,从不做不偏不倚的选择;他写爱,但他笔下的爱永远与死牵手;他写死,而死又永远与激情并行;在诗学特征上,他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价值,醉心于它们的“唯一”之美,并始终试图通过拼贴这些“唯一”来塑造世界的整体形象;而在创作方法上,尽管他一生毫不留情,甚至是刻薄地抨击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但他却不断地在现代主义风格中汲取营养,表现出一个大师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在一些人的眼里,他是不解时代艺术探索的老古董、老顽固,在另一些人的眼里,他又是紧跟时代探索步伐的急先锋;他是最主观的激情的艺术家,又仅仅是大自然冷漠的“描写者”;他既是虔诚的上帝的信徒,又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可以想见,在蒲宁生活和创作的那个时代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文学氛围中,蒲宁却受到了来自完全不同批评标准的评判。我们可以说他是卓尔不群的,但同时他又是孤独的,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对世界的认识中,还是在文学创作上。

实际上,蒲宁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尽管蒲宁的生活和创作中充满了矛盾,但是在丰富多样性的外壳之下必然有一个内核将这些矛盾统一在一起。而找到这个内核就成为解析蒲宁的关键。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有过一段关于“刺猬与狐狸”的精彩论述,他写道:“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存世的断简残篇里,有此一句:‘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推诸字面意思,可能只是说,狐狸机巧百出,不敌刺猬一计防御。”伯林认为,作家、思想家,甚至普通人也大致可以分成这么两类:

一边的人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一个多多少少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而本此识见或体系,行其理解、思考、感觉;它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他们的人、他们的言论,必惟本此原则,才有意义。另一边的人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间往往互无关

① Сливницкая О. В. Повышенное чувство-Мир Бунина, М: Изд. центр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4. С. 7.

连,甚至经常彼此矛盾,纵使有所联系,非关道德或美学原则;他们的生活、行动与观念是离心,而不是向心的;他们的思想或零散,或漫射,在许多层次上运动,捕捉百种千般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而未有或无意把这些实相与本质融入或排斥于某个始终不变、无所不包,又是自相矛盾又不完全,有时则狂热的一元内在识见。前一种思想人格与艺术人格属于刺猬,后一种属于狐狸。^①

就伯林的标准,蒲宁无疑是一只刺猬,那么在他那里“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是什么呢?

纵观蒲宁的一生和他的创作,有一对矛盾体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一方面,作家始终强烈地感受到人类悲剧性的宿命,感受到强大的自然力量对人类命运的掌控;另一方面,在“向死而生”的基督教文化氛围中,他又始终怀着对生活的虔诚之心,认为凡尘的生活是无比快乐的体验,并深信人类生存的超个人意义。可以说,在蒲宁的内心,“统摄组织作用的原则”就是他异常强烈的生命感,这是他终生抗衡同样强烈的死亡感的不屈武器。“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为不朽而痛苦的人的话,那这个人就是蒲宁,他的整个存在都是在抗衡腐朽,抗衡消失的。他对朽烂的预感和理解的程度是那样的强烈,一如他感受生活,感受尘世的欢乐。”^②乌纳穆诺在其《生命的悲剧意识》当中这样写道:“生命感承载着生命本身和宇宙的全部概念,承载着或多或少清楚地形成的、或多或少清晰地意识到的哲学。……思想即源于这种感觉,正是它决定了思想的内容,当然,这之后思想会对它产生影响,为它提供食粮。”^③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强烈的生命感,用蒲宁的话说就是“崇高的生命感”成为统摄蒲宁全部世界的总的原则,由此衍生出的思想便是追求不朽,战胜死亡。它们是蒲宁思想的核心,创作的核心。

有鉴于此,本书的论点如下:

作家一生的创作具有鲜明的特性,即外在多变和内在不变完美的统一。正如俄罗斯著名的蒲宁学研究者斯莉维茨卡娅所说:“蒲宁看待万物的出发点是它们的永恒性,他描绘的是遵循了内部不变规律的世界喧嚣的表面画面。”这就是说,蒲宁是在世界普遍存在的“不变与多变”的矛盾以及其各种变体中构建了自己的艺术世界,而这种对世界两极性理解的基础正源自作家强烈的生命感,源于对造物主创造之美的赞叹和面对世界的困惑、脱离世界的恐惧紧密结合的产物。他的世界观并未定位在西方传统的

① [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5—26页。

② Апология «Лич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Ивана Бунина в оценке русских и зарубежных мыслителей и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1. С. 242.

③ Сливницкая О. В. Повышенное чувство-Мир Бунина, М: Изд. центр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4. С. 10.

人类中心论上,他的观照对象不仅仅是人,更准确地说,是整个宇宙,是宇宙中每一个具有绝对价值的个体和普遍的宇宙规律控制之下的人。宇宙生活是无边的沧海,人不过是这沧海中的微小一粟。蒲宁穷其一生的创作,展示于世人的正是由“唯一”而组成的圆满、和谐的大千世界,是充满了炫目的生命之光的宇宙,同时也有人类智慧无法企及的宇宙黑洞中进行的一切,那里是阳光照不到的、被人遗忘的角落,但那里同样充满了鲜活的生命。蒲宁始终让人感觉到,他所有的艺术创作展现的不过是泽被了造物主光芒的茫茫宇宙中的一个狭小区域,而其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无需理性的诠释,理性在蒲宁看来永远是苍白无力的。因此在蒲宁的世界中,矛盾的表现不是宗教的天堂与人间,灵魂与肉体,也不是社会活动中的正义与邪恶,更没有等级上的不同价值,他的矛盾表现带有更加普遍的意义,体现在更广阔的人类生存的坐标中,即生与死、幸福与痛苦、狂喜与恐惧等,由此我们断言,蒲宁创作的中心不是“人与社会”的冲突,而是扩展到本位层面的、由人类生存规律本身决定的“人与世界”的冲突。无论是早期创作对世界的直抒胸臆、漫游历史遗迹时与古老文明的对话、探索俄罗斯人的心灵之谜,还是创作后期对爱情的讴歌都源于他“强烈的生命感”和战胜死亡的使命感,其对世界充满了矛盾的理解以及矛盾两极的聚与合构成了他创作的全部内容。

本书共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前言。

第一章:生命的历程。介绍蒲宁的成长历程及主要作品的诞生背景。

第二章:蒲宁的世界观,分为自然的形象、人的形象和探索永恒的生命之路三个小节。主要探讨作家的自然观以及对人生、死、爱情等存在的本位问题的深度思考。

第三章:蒲宁的美学观,分为蒲宁与其创作时代的文学关系、艺术的本质和使命以及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三个小节进行论述。

第四章:蒲宁创作的诗学特征。从作家的审美取向入手,详细论述了蒲宁创作中外部的描述性、叙事中主观性的强化、由外而内的心理描写以及隐喻弱化的语言风格四方面,揭示蒲宁在继承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对该传统进行的拓展与创新。

第五章:蒲宁学的研究状况。本章对蒲宁学在俄罗斯、西方以及中国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

结语。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肯定存在不少缺点和疏漏,恳请各位专家学者给予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生命的历程	(1)
第一节 生命意识中的矛盾与困惑	(2)
第二节 社会意识中的孤独与思考	(13)
第三节 流亡岁月中的艰难与辉煌	(28)
第二章 蒲宁的世界观	(36)
第一节 自然的形象	(38)
第二节 人的形象	(96)
第三节 探寻永恒的生命之路	(156)
第三章 蒲宁的美学观	(185)
第一节 蒲宁与其创作时代的文学关系	(186)
第二节 艺术的本质及其使命	(208)
第三节 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220)
第四章 蒲宁创作的诗学特征	(229)
第一节 外部的描述性	(232)
第二节 叙事中主观性的强化	(250)
第三节 由外而内的心理描写	(273)
第四节 隐喻弱化的语言风格	(288)

第五章 蒲宁学的研究状况	(298)
第一节 蒲宁学在俄罗斯	(298)
第二节 蒲宁学在西方	(310)
第三节 蒲宁学在中国	(318)
结语	(335)
参考文献	(339)
后记	(346)

第一章 生命的历程



你是思想,你是梦幻。透过迷蒙的风暴
十字架像展开的双臂在奔跑。
我谛听沉思的枞树的声响——
那歌唱般的呜呜……一切——不过是思想和声音!

那躺在坟墓里的难道是你吗?
分离、忧伤是你艰难道路的特点。
而今它们已不再。
十字架护佑的仅仅是骨灰。
现在你就是思想。你是永恒。

《给记忆》(1906—1911)

一个人的成长必然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家也是如此。1900年,蒲宁在纪念诗人巴拉廷斯基100周年诞辰的文章中谈到了对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的几大因素,他说:“我们应该重视大自然对一个艺术家的影响以及他的社会属性、他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氛围,最后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感情以及情绪。但即使是广义地理解‘环境’这个词,仅限于对它的研究也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作家的个性特征、他的性格、气质以及思维倾向,因为同样的环境条件在不同的个性中的折射是不同的。”^①

^① Бунин И. А. Собр. Соч. в 8 т., Изд.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2000. Т. 7. С. 584.

在本章中,笔者即沿着蒲宁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进作家的生命,去解读他充满了矛盾的生命历程。

第一节 生命意识中的矛盾与困惑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1870年10月10日出生于沃罗涅日一个古老的贵族之家。这是一个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家族,曾经为俄罗斯民族奉献了多位杰出人物:如被卡拉姆津誉为“俄罗斯的萨福”的优秀女诗人安·彼·蒲宁娜(1774—1829)、被普希金奉为老师的俄国浪漫主义文学大师瓦·安·茹科夫斯基(1783—1852)^①、著名的地理学家彼·彼·谢苗诺夫—天斯基(1827—1914)^②等等,除此之外,蒲宁家族还与普希金家族有亲戚关系,普希金的儿媳就是蒲宁家族的女儿。^③这个家族历代均有人在御前担任各种高官要职,但是到了蒲宁父亲的时候它已是破落不堪,家族的一切辉煌都已一去不再复返。谈到自己的家境,蒲宁说:“我的祖父虽在奥勒尔省、坦波夫省和沃洛涅什省均有些地产,但据说并不多。……可我的父亲连这一点遗产也不知珍惜。我父亲既无心计,又挥霍成性。他曾以当时所谓‘志愿服兵役者’的身份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后又于70年代迁居沃洛涅什,以便于我的两个兄弟尤里和叶甫盖尼接受教育,这两件事加速了家道的衰落。……我父亲沉溺于俱乐部,又是纵酒,又是赌博,几乎不能自拔……”[I,286]^④

蒲宁在不同时期撰写的自传中从未忘记提及自己的父母,因为对遗传深信不疑的他确信,自己从父母那里继承了成为一个作家所必需的品性。的确,蒲宁的父母性格迥异,他们在儿子身上留下了完全不同的印记。谈到父亲,蒲宁说:“父亲个性极强,体魄异

① 瓦·茹科夫斯基是作家蒲宁的一位先辈阿·伊·蒲宁的非婚生子,“茹科夫斯基”是他教父的姓。

② 彼·谢苗诺夫—天斯基是诗人安·蒲宁娜妹妹的孙子。

③ Баборенко А. Бунин —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4. С. 10.

④ 出自《蒲宁文集》(1—3卷),安徽文艺出版社,戴骥译,1999年。下文凡出自该文集的引文不再另做注解,直接在文中标明卷数与页码。

常健壮,……他受教育的时间不长,他忍受不了课堂教育,但凡是可以到手的书他都读,而且读得兴致勃勃。他的思维是活跃的,形象化的,讨厌逻辑,他讲话时的用语惊人的生动、有力;他的性格冲动、果断、外向而慷慨,不知困难为何物。……他乐善好施,稟性慷慨、心地善良、谈笑风生……”[I,286]“是一个像天上飞的鸟儿一样无忧无虑的人”。^①蒲宁正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他对世界、对大自然极其敏锐的、终生引以为豪的感受力,蒲宁称之为“野兽般的视觉、嗅觉、听觉”,还有形象的表现力,甚至包括形象的身体语言。蒲宁是一位相当优秀的骑手,还是位不错的舞者;他表情丰富,具有非凡的演员天分,著名的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曾邀请蒲宁到他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扮演哈姆雷特一角。鲍·扎依采夫说过:“蒲宁是个尤物,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显示出他是最具才华的,……,他是某种人与自然最佳的结合。”^②父亲对逻辑的痛恨、冲动、傲慢,以及他的直率与尖刻在蒲宁的身上都留有痕迹,它们表现为性格暴躁,甚至乖戾,对事物常常做出近乎极端绝对的判断、对公众见解的不屑和对自己内心的忠诚、对矛盾的迷恋^③等等。

蒲宁的母亲出身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酷爱普希金、茹科夫斯基等人的诗歌和俄罗斯的民间传说,她性格温柔随和,多愁善感,“富于自我牺牲精神”(蒲宁语)。蒲宁自己认为,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是她的忧郁、感伤、对世界强烈的感受力和对宗教近乎意醉神迷的诗意理解,更重要的是对祖国语言的认识。“我感激她们(指母亲和家中的女仆),因为是她们首先使我认识了我国的语言,这是内容最为丰富的语言,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使然,融会了罗斯各地的方言俚语。”[I,288]蒲宁童年时期的读书兴趣显然与母亲的品位有着直接的关系。蒲宁深爱着自己的母亲,为她留下了一段读来令人肝肠寸断的文字:

在那遥远的故乡,她孤零零一个人安息在世界上,永远被世人

① [俄]伊万·布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靳戈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45页。

② Мальцев Ю.: Иван Бунин 1870—1953, Посев. 1994. С. 24.

③ Бабореко А. Бунин —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4. С. 22.

遗忘,但她那极为珍贵的名字却万世流芳。莫非那已经没有眼睛的颅骨,那灰色的枯骸现在就在那里埋葬,在一个凋敝的俄国城市的坟地的小树林间,在一个无名的坟墓的深渊里,莫非这就是她——曾经将我抱在手里轻轻摇晃?①

对于蒲宁个性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还有另一个人,他就是蒲宁童年时的家庭教师拉马什科夫,他使蒲宁源于遗传的各项能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发展,特别是最大程度地激发了蒲宁与生俱来的高度的敏感,包括对大自然的深切体验、对世界神奇魅力的无穷想象以及对人命运的关注。拉马什科夫出身于富有的贵族世家,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毕业于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他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但却始终找不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一直过着孤独的流浪生活。他“是一个真正不幸的人,但这是一种另类的不幸。就是说,他不单单是不幸,而是用自己的意志力创造了这些不幸,并且仿佛很是享受地承受着它们。”②这是蒲宁在生活中见到的第一个具有谜一般俄罗斯典型性格的人,后来在自己创作的成熟期,蒲宁为探究这种性格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创作了大量作品,最具代表性的是中篇小说《乡村》和《旱峪》。

拉马什科夫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老师,他从不循规蹈矩,甚至不考虑孩子的年龄,教他阅读艰深的大部头作品《奥德赛》和《唐·吉珂德》,还一起阅读《环球旅游者》和《地球与人》等杂志。那些骁勇善战的古代英雄、骑士充满传奇色彩的探险、热带雨林中那狭长的独木舟和持镖带箭的赤裸的人们完全征服了这个好奇的孩子,它们不仅赋予了蒲宁以足以翱翔九霄的神奇想象,更重要的是,蒲宁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曾经就属于这个世界”,甚至感到了“真正的对故乡的怀念”,对失却了的天堂的怀念。后来蒲宁在《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这样写道:“后来当我游览欧洲的许多英名远扬的城堡时,曾不只一次地感到惊愕:我怎么会在此孩提时代就已经如此真切地了解到了古堡的生活,如此准确地想象出古堡

① [俄]伊凡·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章其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17页。

② Бунин И. А. Собр. Соч. в 9 т. М., 1966. Т. 6. С. 30.

的模样的呢？那时我与维谢尔基的任何一个孩子很少有什么区别，在看到书中的插图、听到那疯疯癫癫的流浪汉抽着莫合烟讲故事的时候，心中就浮现出了古堡的一切。”^①内心这些隐秘的片刻在后来正成就了蒲宁“原始记忆”的主题。谈到老师对自己的启蒙，蒲宁说：“也许，正是他在暴风雪狂暴得几乎卷走我家山上的樱桃园的那些冬日的夜晚讲给我的诱人故事和我最早的阅读课本《英国诗歌》和《奥德赛》唤起了我对诗歌的热爱……”^②拉马什科夫还教会小蒲宁绘画，教会他如何去体验“色彩中闪耀的生存的爱和欢乐”以及“尘世和天堂之美真正的神性和意义”，并如何用色彩的语言将它们表达出来。蒲宁后来说：“同他接近成为我许多极其复杂而强烈的感情的源泉。”^③

1881年，11岁的蒲宁被送进了叶列茨中学，但是学校刻板的教育令内心充满幻想的小万尼亚痛苦万分，成绩每况愈下。4年后的1885年父亲终于做出了让他辍学回家的决定。回忆起自己的学校时光，蒲宁在小说《在城市的上空》中写道：“现在童年对我来说已是一个遥远的梦，但当时我是多么盼望哪怕是偶尔爬上高处，超越那充满市侩气息的沉闷生活，超越那漫长的日日夜夜和学校里的痛苦折磨。童年本是充满了幻想的年纪，幻想周游世界，幻想英雄的壮举和无私的友情，幻想鸟儿、植物、动物和阅读那些朝思暮想的书籍，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被学校毁掉了。”^④就在这时，另一位对蒲宁的一生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老师出现了，他就是蒲宁的大哥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1857—1921）。尤里年长伊凡13岁，作家捷列绍夫后来写道：“尤里比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大得多，对待后者简直就像是父亲对待孩子。他对弟弟的影响很大，而且从其童年时便开始了。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成长在许多方面要归功于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珍视和理解文学事业的兄

① Бунин И. А. Собр. Соч. в 9 т. М., 1966. Т. 6. С. 35.

② Мальцев Ю. : Иван Бунин 1870—1953, Посев, 1994. С. 37.

③ [俄]伊凡·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章其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48页。

④ Бунин И. А. Маленький роман,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Бионт”, “Лисс”, 1993. С. 180.

长。兄弟俩之间的挚爱和友情是极为深厚的。”^①尤里青年时代曾积极参加莫斯科大学生革命团体的活动,是著名的民粹党人,后来成为哈尔科夫地区民粹党的领导人,1884年因其革命活动遭沙皇政府逮捕入狱。1886年正当蒲宁辍学回家,哥哥尤里也回到庄园监管流放,从此尤里开始教自己的小弟弟。“回家整整三年,他教我中学的全部课业,教我外语,给我讲授心理学、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入门知识;此外,我俩还没完没了地谈论文学。”[I, 291-292]谈到当时的情景,尤里写道:“我来时万尼亚还是个未发育成熟的小孩,但我立刻就发现了他的天赋,和我的父亲很相像。没过三年,他在智力上就长大了许多,以至于我几乎可以和他就许多问题平等地进行交谈了。他的知识还很少……,但他的见解已经很独到,而且常常很有趣,永远是独立的。”^②兄弟间产生的心灵上的接近和友谊一直持续到尤里去世。对于蒲宁来说,哥哥尤里是他一生中最亲近的人,他最隐秘的心语都会向他吐露;而尤里深刻地影响着弟弟,希望消灭强权和热爱自由的公民理想能在弟弟的身上继续发展。

人杰地灵的故乡对蒲宁同样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蒲宁的故乡位于俄罗斯中部的沃罗涅什省,这里不仅土地肥沃,更拥有瑰丽的自然风光。它那充满了灵性的草原、神秘的沼泽、多彩的天空以及瞬息万变的风雨、弥漫着各种气息的空气孕育了这里敏感的人们,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与神奇,但这种感受决非停留在表面的物质存在上,而是深入到了自然深邃的灵魂中。大自然在他们看来并不仅仅是其物质生活的来源,更重要的是,自然中的一草一木、春华秋实都无比神圣,它们是上帝神性的体现,是人们精神的寄托和生存最终的归宿。正因如此,这块土地成为“盛产”俄罗斯艺术家的福地,如大文豪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普里什文、列斯科夫、列·托尔斯泰,大画家涅斯捷罗夫、列维坦等等都出生或生活在这个地区,他们无不对自己美丽的家乡充满了拳拳之情,并

① 冯玉律,《跨越与回归——论伊凡·蒲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② Муромцева-Бунина В. Жизнь Бунина. Беседы с памятью, М.: «Вагриус», 2007. С. 64.

将它永远地定格在了自己的笔下。

对于蒲宁来说,对大自然的挚爱是与生俱来的,是他血液中既古老,又新鲜的部分。作家这样写道:“我就生长在莽莽林海的深处。荒漠无人的田野,一幢孤零零的庄园坐落其间……冬天是无边的雪海,夏天是庄稼、花草的海洋……”与众不同,蒲宁对自己生命最初的记忆不是与父母、家人连在一起,而是与大自然连在一起的,大自然从他生命的初始就注定与他血肉相连,它既是“父亲温暖的怀抱”,也是他的伙伴、他倾诉的对象,是他的欢乐所在;也是从这一时刻开始,他就强烈地盼望着“能坐到云彩上飘游”,“能与住在山峦起伏的世界之上的上帝和白翼天使为邻”^①,在后来的创作中,童年的这些奇思妙想最终演化为作家眼中人生的最高理想——回归大自然,融于大自然,并成为作家笔下永不枯竭的力量,推动其在成熟时期将“自然”的概念从春华秋实的客观范畴拓展到一切具有自然深邃灵魂之物的范畴中,成就了记忆、爱情、死亡等主题的创作。

然而,这是一个生来就异常敏感的孩子,在感受心醉的同时,他又强烈地感受到了挥之不去的忧伤:“天空的深处和田野的远方都向我讲述了在它们之外仿佛还另有天地,它们都引起我对未获得的东西满怀幻想和产生苦恼。不知怎的,它们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爱恋与温情,使我非常感动。”^②对大自然的这种深情的、忧郁的眷恋揭示了作家内心某种隐秘的超验本性,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客观事实都无法满足他的需要,他永远因为空间的变幻和时间的流逝而感到忧伤,永远意识到内心理想的无法实现。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感觉不仅仅是作家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体验到的,也在面对生活中最大的两个秘密——死亡与爱情——时所能体验的。生活的神秘与美好对于蒲宁来说从来就不是平静的、怡然安享的,而是紧张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在任何情况下生活都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神秘与美好永远与忧郁和焦虑,甚

① [俄]伊万·布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靳戈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6页。

② [俄]伊凡·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章其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25—26页。